

9·11 恐怖事件令全球局势再度紧张,阿富汗地区浓烟滚滚。一时间,全球媒体的目光聚焦阿富汗。在不顾危险身赴险地、履行采访报道职责的行列之中,有三位中国的记者,他们是新华社记者陈俊锋、聂云、戚恒,他们是中国大陆成功进入阿富汗的第一批记者……

在本·拉登眼皮底下采访

——新华社记者 in 阿富汗

叙述/新华社赴阿富汗采访小组 整理/陈云恒

“见到本·拉登了吗?”

2001年11月13日,陈俊锋、聂云、戚恒刚刚回到新华社大院,就遇上他们的同事这样提问,问题引得双方哈哈大笑,仿佛这友好的笑声可以扫尽从阿富汗战场上带回的尘土、紧张和疲倦。

终于又回到了亲人、朋友、同事身边,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战争使陈俊锋、聂云、戚恒重新体味到和平的可贵,“以阿富汗人为参照系,这里就是天堂。”经历了战争中的艰苦卓绝之后,年轻的他们成

熟了许多。

塔利班往我们站的地方打炮

炮声。

陈俊锋、聂云、戚恒在战壕采访。他们离最近的塔利班阵地是一公里。

这里,是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势力范围。可以说,他们就在本·拉登的眼皮底下采访。

他们可以看到塔利班地上的军车,还经常可以听到塔利班的迫击炮声。虽说用肉眼的话,一公里还挺远,不觉得危险,但是举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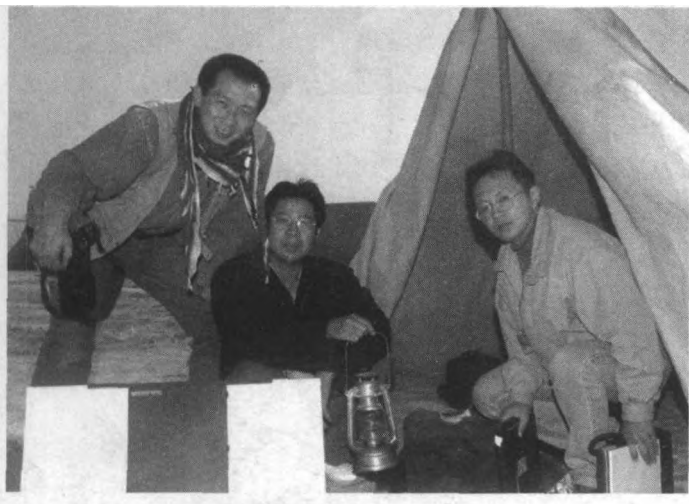
步枪的话,对方狙击手通过步枪瞄准器可以毫不费劲地看清他们,并且能有效地射击。在这种情况下,摄影记者戚恒冒险的风险最大。可以说,许多珍贵的图片是戚恒拿命换来的。

炮兵阵地的最高指挥官、身材魁梧的阿

卜杜拉贾吾尔将军再三告诉他们,不要在山顶上站直身体,对岸塔利班的阵地距离这里只有1公里,山顶的人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塔利班的狙击手很可能离这里更近。

阿卜杜拉贾吾尔派了一名他手下的军官带着他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一个炮位。这里是一辆苏制T系列坦克,编号242。山顶上挖了一个刚刚能容纳下坦克的坑,坦克几乎是被埋在土里,四周用沙袋捂得严严实实。坦克的炮口直指对岸的塔利班阵地,旁边摆着8发炮弹。陪同的军官介绍说,这里一共有7个这样的炮位,100名士兵。其中两辆坦克是从塔利班手中夺来的。这里的大炮实际是埋在坑里的坦克改造的。戚恒趁着指挥官走开一会儿的时间跳进了坦克里,陈俊锋、聂云在外边给他打掩护,拍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照片。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两声迫击炮的闷响。50米开外的一个炮位旁边冒起了两股尘烟。这是塔利班在向他们所在的阵地发射迫击炮。情况开始紧张了。指挥官回来看到他们还在拍,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在找死”,陈俊锋、聂云、戚恒才赶紧撤了下去。

当他们坐进租来的吉普车后,



新华社报道小组组长、俄文记者陈俊峰,英文记者聂云和摄影记者戚恒(从右至左),在新华社前方发稿中心的帐篷外合影。
(哈比比 摄)

司机立即启动车子，向山下驶去。这时传来了北方联盟坦克炮的还击声。他们回望这座矗立在河边的高岗，其实这是一个风景十分秀丽的地方。

心里“咯噔”了一下

2001年10月7日，美国开始对阿富汗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

时任新华社国际部欧亚组副组长的陈俊锋接到了赴阿富汗采访的通知。陈俊峰说，说实话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也是常人，对战争也心怀恐惧，可是在这种时候怎么能说出“不”字来？

10月15日，新华社摄影部记者戚恒还沉浸在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的欢喜中，当时他已经在沈阳五里河沸腾的氛围中拍摄了一夜，正想休整一下去会会分社的同行，这时他的“老板”（他这么称呼摄影部的主任）打来电话，让他安顿一下回北京，然后与其他两位同事一起去杜尚别。虽然戚恒身上总是装着国际驾照和国际信用卡以防紧急事件的采访，但这个任务还是让戚恒感觉有些突然，欢腾的五里河与炮火中的阿富汗根本就是两个世界，而且当时妻子的预产期还只有一个月。

新华社派往阿富汗采访的记者小组中，还有新华社国际部要闻组副组长聂云。

就在他们上路后，新华社总社的最新指令到了。由于一名日本记者在喀布尔被捕，阿富汗境内的外籍记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出于对我国记者安全的考虑，决定让他们取消前往阿富汗。因为戚恒他们已经出发，这个指令“搁浅”在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

“幸亏没有接到那个命令，”戚恒有些“侥幸”地说，“否则，世界新

闻热点阿富汗将没有了中国记者的视线和声音。”

对于阿富汗当地的艰苦与危险，他们有所准备。他们带上了发稿用的便携电脑、两台海事卫星电话和相机，也带上了

防身用的防毒面具、钢盔和防弹衣，包扎用品及一些治疗常见病药品等，以备不时之需。即使这样，由于他们的手机在当地全部失灵，在当地只能使用发电机加海事卫星才能通讯。因此只能在发稿时由新华社向他们报告一下最新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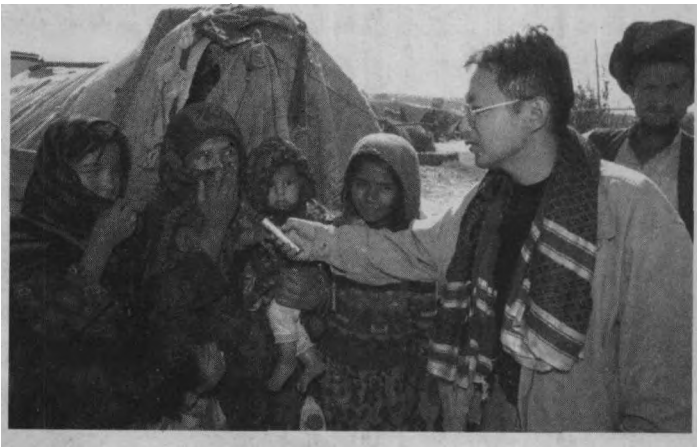
等到了阿富汗之后，他们才发现还是少带了一样东西——小型柴油发电机。由于经常停电，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很快用完，所以只能等来电之后再传稿。

10月23日，他们一行三人到达了从北京转辗近7千公里的终点——阿富汗。当时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是中国大陆成功进入阿富汗的第一批记者。他们将要打破12亿人口的大国在阿富汗土地上无实地报道的零记录。

危险时刻伴随着他们

在阿富汗，危险是时刻伴随着他们。

第一个危险是到处都是武器。普通的两个当地人在餐馆吃饭，每个人身上都有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放，子弹都是压上膛的，保险都开着，大家都习以为常。所以当时那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在北方联盟采访的时候，整个路上，士兵也好，



陈俊锋在阿富汗难民营采访。

村民也好，每个人都背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第二个危险是走路。在阿富汗，由于常年战乱，其领土上被各派武装埋设了1000多万枚地雷。他们在采访途中总是沿着有人走过的路走，在雷区则要踩着别人的脚印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雇用可靠的当地向导。如果开车途中路遇拦车、搭车的，绝不减速或停车，而是尽快通过。

第三个危险是现钞危险。所有的记者都带着美元现金。因为那儿也不能用支票，也不能刷卡，只能带着现金。现金带得越多，危险性就越大。当兵的都是非常穷的，有些都是为了钱而来打仗的。记者带那么多钱，非常危险。

第四个是传染病的危险。他们的驻地叫胡家尔巴霍金。此地的上游有一个一万多人的难民营，难民营的环境非常差，排泄物都是直接排往喷赤河里。他们当时不了解阿富汗的情况，三个人只带了少量矿泉水，路上基本上喝干了。到那儿以后只能用喷赤河的水，虽然是烧开的，但是仍然不安全。

战地采访是费钱的买卖

战争是花钱的游戏，战地采访

也是费钱的买卖。

到阿富汗北方联盟控制区采访,那里的价钱让人咋舌:从喷赤堡到胡贾巴哈维丁只有30公里,却要花300美元的路费;乘坐破车颠簸前往前线一天250美元;最昂贵的行程则是到潘杰希尔谷地,要价1500美元。

为鼓励前方将士,CNN给自己的工作人员开出的津贴是每日1500美元,BBC是1200美元。塔利班要的费用非常高,一天要交1000美元采访费。CNN在塔利班采访一个星期,付的采访费是100万美元。

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以每分钟两万美元价格向CNN电视台和BBC电视台提供“独家新闻”。

西方记者更关注的是炸弹落在地上的那种烟尘,他们认为这很威武,尤其是美国的记者,因为他们受了委屈了,本土被炸了,所以他们去解气,他们把所有的镜头都瞄准在



这是一名在美国空袭中被炸伤的孩子,父亲和弟弟被炸死,他受了重伤,一只脚被炸断。

怎么打塔利班,怎么轰炸这方面,别的西方记者也一样,他们甚至愿意去拍那些破衣烂衫拿着枪的士兵,他们愿意拍打枪打炮。只要你给30美元,当兵的就可以给你放一梭子。相机可以拍出子弹蹦出来。

中国记者跟他们有相当大的差别。中国记者把目光转到战火下的老百姓的生活,就传递出一种信息,不要战争。这就是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关注的点不一样,是西方记者与中国记者的差距。西方记者出于复仇的心理,中国记者则更为客观。

孩子眼巴巴期待的只是一块糖

其实,轰炸也好,打炮也好,打枪也好,这些倒不让陈俊锋、聂云、戚恒很触目惊心。让中国记者感到触目惊心的是难民营和战火下的老百姓。他们在陈俊锋、聂云、戚恒所有采访的过程中,谈起自己身边的悲惨故事,从来没有一个人流眼泪的。因为他们习惯了。隔壁的邻居也好,亲朋好友也好,没有一家不死人的。小孩死了父亲谈起来很平常,像谈别人家的事一样。战争时间长了以后,像亲人付出生命这种事,他们都感到麻木了。

中国记者采访了一座容纳了1万人的难民营。这里高高低低地搭建着2000多个窝棚。一个仅有4平方米大的棚子就住着一家10口人。由于卫生条件十分差,药品非常匮乏,难民营中已开始出现传染病。最近就发现了两例疟疾。好在天气冷了,蚊虫也基本绝迹了,疟疾的大爆发已不大可能。然而寒冷带来的是更大的问题。阿富汗北部的天气正一天冷似一天,难民们单衣薄被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活泼好动是所有儿童的天性,这里的儿童也一样。他们赤着脚在难民营的沙质土地上快乐地嬉戏,

似乎一点忧虑都没有,有的还在记者的相机镜头前扮鬼脸。12岁的桑吉玛是一个十分漂亮和腼腆的小女孩,两年前她父亲在战乱中被打死,她同母亲和5岁的弟弟一起辗转到了这里。已经有些懂事的她,那黑黑的眸子中隐隐闪着渴望的光芒,谁又能对这样的目光不动容呢?

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孩子们现在恐怕很少会有特别爱吃奶糖了,但在阿富汗北部城镇中的孩子们,尤其是在难民营里的。一包从乌鲁木齐带来的大白兔奶糖一分钟不到便被孩子们抢光了。当中国记者看到光着脚、衣食无着的孩子们吃糖时满脸幸福的样子,突然明白了,在这些幼小的生命里甚至是注定没有“奶糖”的,这些孩子从一出生下来就已经被战争剥夺了一切。二十多年的战乱啊,从呱呱坠地的那天起,孩子们看见的只有战争、家庭的破碎和亲人的死难。应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幸福!当你看到这些无辜的孩子已经适应了如此动荡的生活时,你会突然感到一种心酸——当孩子们睁着天真无邪的双眼,伸着小脏手,目光中满是希望,希望你再找出一些奶糖给他们时,陈俊锋、聂云、戚恒的心中会有有一种无能为力的痛。他们想告诉大家,在阿富汗还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在战乱中眼巴巴所期待的只是一块奶糖。

采访归来后,陈俊锋、聂云、戚恒想说的是,真的不希望世界上有战争,真的不希望有“战地记者”这种职业。但是只要有战争,他们作记者的还是要去的。这是这个职业的最高表现形式,既是他们头顶上的光环和荣耀,同时也是他们心灵深处的痛苦。

(照片提供:陈俊锋、聂云、戚恒)